



近
思
集
十
八

行狀
墓誌銘

近思集

~16
2395
15



2395
6-15

近齋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行狀

內舅石隱俞公行狀

亡室行狀



近齋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近齋集卷之二十九

行狀

內舅石隱俞公行狀

公諱彥民字伊天號石隱杞溪人俞氏始自新羅阿
 殮三宰史失其名在麗朝有諱汝諧官司宰主簿同
 正以直道忤權貴謫卒于海島其後簪組不絕遂為
 東方大姓入我朝有諱汝霖禮曹判書以名節顯
 諡景安是生諱絳戶曹判書諡肅敏方陳復昌尹元
 衡用事時守正不阿幾及於禍是為公七代祖也是
 生諱泳慈山郡守 贈左承旨是生諱大儀宣務郎



贈吏曹參判高祖諱希曾麻田郡守 贈兵曹參判
曾祖諱哲繕工監役有高節不仕 贈吏曹判書祖
諱命弘禮曹判書 贈諡章憲考諱受基以至行
贈司憲府持平後以公貴又 贈吏曹參判號逸軒
妣貞夫人安東金氏禮曹判書文簡公農巖先生諱
昌協之女公以 肅宗三十六年己丑十一月二十
四日生于新寧驛村時貞夫人就覲舅判書公於永
川郡因 朝家申濫率禁出寓于此幼英特有傑氣
判書公奇愛之八歲讀史畧春秋戰國以上排十九
日而畢其敏捷超異凡兒稍長讀經傳子史文理日

進善爲詩造語多清絕參判公每稱爲奇才壬寅士
禍作判書公解官歸大興之竹里里有學舍羣秀
才日聚肄業公遊其間應課作長篇巍然居魁塾師
甚賞之十六歲有詩曰霜落松逾碧雪寒梅自香參
判公見而嘉之曰爾當有晚節可觀云己酉丁參判
公憂壬子憂吉以母夫人命遊漢師爲舉業與諸文
士日相磨礱詞藝益蔚然是年秋監試發解居魁中
進士第二己未除義禁府都事時南原妖賊續揆呈
書事發語極凶慘 上親鞫判金吾趙顯命素重公
爲文書色修文案旬餘而畢未數日餘孽復就拿

上臨殿門欲考囚供索文案公抱冊而進 上問曰
鞠案已修乎可謂神速都事爲誰諸臣以故判書命
弘之孫彥民對 上曰命弘賢宰相其孫亦佳屢垂
稱獎六月陞義盈庫直長辛酉三聖祠毀撤館學久
無爭之者公勸金公履復爲疏頭事遂成士林快之
壬戌陞爲瓦署別提移軍資監主簿換北部都事朝
議以五部殘弊改主簿參奉爲都事奉事皆選時望
人故公爲是職 世子入學時選將命生士論屬金
公和行金公爲公近戚而掌議李春彬亦公姻友故
人多疑之遂造謗言於是羣憾蝟集嗾李徵夏發啓

請汰公職 批以此非如此之人不允公卽呈旬遞
職尋甄復爲刑曹佐郎又呈遞九月中庭試科拜正
言甲子除兵曹佐郎陞正郎出爲全羅道京試官將
試士湖南士習喜爲亂場或勸昏曉馳入公曰此非
王人體貌徐驅而進果見數千儒生擁馬首爭訟舉
措危怖人吏失色公據理責諭遂散去竟得帖然未
復 命拜持平尋除吏曹佐郎乙丑除文學陳疏請
召賓客李緯贊善朴弼周輔導 東宮 賜批嘉納
除正言尋除橫城縣監時浮議以爲某方構大疏入
臺閣欲彈當路十數人而吏判李周鎮亦入其中衆

口喧傳除是邑蓋逐之也丙寅道臣因微事推治吏公遂棄官而歸黎湖朴公爲冢宰承 召造朝以袖劄陳辛壬大義理朴文秀投章攻斥朴公乃遁歸江上尹公陽來率摺紳疏請 召還朴公而罪文秀公以軍銜隨參其疏 上震怒命疏頭以下八十餘人及朴文秀並拿處尋蒙放釋拜持平冬選入弘文館間除文學旋除副修撰陳疏辭不許時三司合啓請者輝諸賊追施逾律 上命停而不止 特命大司諫俞竄基校理洪益三補外朝野憂歎且文秀罪關護逾而其黨鄭羽良爲吏判以檢擬文秀諫官李埴

駁之未久又擬參贊物情大駭公乃陳疏曰 殿下講學本乎心法春秋躋于耳順克治之效久已符著於日用中正之化庶幾并流於天地而猶患頻復之失多在急滾之際上疑下懼情志未孚吁咈之治殆不從欲是與大學所謂有所忿懣不得其正者不幸近之而心箴所稱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相去甚遠豈不惜哉臣伏聞曾有一 筵臣仰陳規戒 殿下頗賜肯納以不復爲過舉爲 教頃日 筵中又復提諭而兩臣 譴補亦靳收還是於 筵臣之言已不能真箇虛受尙何望深究精一之旨克收持養之

功自無過中之舉大德之累也哉臣竊嘗有得乎鄒聖之言以爲今日 丹旻獻其曰好臣其所教政爲殿下自聖之病而無人乎繆公之側又沮賢者肯來之路匡正之言不聞左右喜怒之偏得以專行以至於此耳噫夏間儒賢之狼狽迸歸也 殿下始欲待秋更見屢形 絲綸而勉致之舉迄茲無聞雖連值起居姑未遑暇而不承權輿識者有憂臣甚惜之方今歲律垂窮春和將返而 聖候將攝比向來憂遑時亦稍有間延英之席可以漸開儒賢雖或以衰疾爲辭苟趁日候向暖庶可自力勉承誠宜益篤誠禮

預加敦諭一召再召期於必致忠養之厚盡其待賢之規 延訪之勤示以求助之切則其所以仰體德意克殫啓沃有補於不吝之 聖德而贊襄乎暮年之治業夫豈餘人比哉嗚呼儒者之關人國家固自昔而然而試以近事觀之數十年久晦之義理賴一言之重而幾乎得伸良由讀書講明之功善於導迪致有 聖心之開悟卽此已然之效而尤有望於將來之益者誠不淺淺伏願 殿下勿替終始之眷以爲自輔之道不勝幸甚抑臣因是而竊有所憤痛者噫彼朴文秀之投進悖疏碁間儒賢專出於沮

敗大論營護諸賊則必欲死黨之心路人所知日昨諫臣之臚陳也勘律之輕不爲無失而持議之正亦足有徵字墨未乾檢用如舊政府首擬不少持疑此非但認以薄物細故殆若賞功而酬勞然不有執法之論而必爲務勝之計者其縱恣無嚴輕蔑 朝廷爲如何哉冢宰之臣本以傾詐濫蒙拂拭拔諸人地之外畀以銓衡之重在渠雖已萬萬不似 殿下所以委寄顧不尋常則不思報效之道乃反求媚彼凶類陰濟反側其所用意不忍正視此而不嚴斥則曾臆肆行隄防大壞必將爲 國家憂臣謂特施 謹

罷明示好惡斷不可已也疏入 上下備忘記曰上欵事其勉雖是吏判之公正爲政上下知之靈城之事其雖謬駭日月旣久循例檢擬其何異事而掇拾李垣餘論甘心舊習欲亂銓地其用心可駭今番御詩長夜黨心何時開之句庶幾令人感動而爲臣子者新登玉署乃敢若此他何足道其章給之改正其職校理尹鳳五以儒臣改正無前例請還收校理閔百昌亦同辭仰請 上曰嚮見俞彥民爲部官時余嘉其容貌之精潔今則胡亂而歸於黨矣俞彥民與李垣皆非矣鳳五力言救之曰昔在 孝廟朝招徠

先正臣宋時烈協贊 聖德儒化大行今夏 聖上於儒賢至誠招致中外想望復見 先朝儒化而忽有朴文秀之疏驅逐儒賢士流以此絕痛矣吏判之檢擬文秀既被李埰之疏論亦自陳疏引嫌而未幾旋復檢擬事體甚怪三司之臣宜有言知事金若魯亦言於 上上意稍解因 命抹去改正二字改以先遞其職後於 筵中又下未安之 教曰棖也愆焉得剛俞彥民自謂剛而非剛乃黨也嗚呼辛壬義理吾黨中諸人莫不明張而公尤視若家計判書公乙巳初以諫長請討六賊洞陳大義伯父庶尹公雖

在蔭途力主正論嘗忤賊臣光佐至被罷官公自少耳目濡染既釋褐慨然以雪 君誣討 國讐爲已任當黎湖朴先生之見逐也公慟大義之將明而復晦欲出力扶衛儒賢排抑凶論及入玉堂有此疏其治黨與存隄防之意可謂辭嚴而義正矣噫彼羽良以鏡賊血黨鄭壽期之子假託公平陰助凶孽人畏其勢莫敢誰何而公乃不顧禍福善類稱快然 上方寵任羽良疑公黨心頗疏之當時一種嗜利之徒務爲調劑之說以迎合 上意故目公以峻論公由是與世抹掇而亦不肯枉已志循時好也丁卯吏議

任珽忽投疏曰俞彥民捉去政吏以東宮移次時口傳誰爲之屢加詰問以至舉笠而批頰云云前冬吏判舉擬朴文秀事卽任珽同參之政也雖不并論而自在其中渠亦陳章引嫌含憾次骨又與羽良爲死黨有此誣捏之舉尹公鳳五在玉堂見此疏大怪之卽招政吏問事實吏所對與珽疏大異尹公欲劄辨而諸議以微事不宜張大從容筵白爲宜故止之未幾尹公論時宰被譴補掌令權姓者疏救之曰殿下之摧折言者如此故被論之人無所懲畏惟以搆捏反詈爲妙計若任珽之粧撰虛無專事熒

惑至以批頰政吏等說公肆讒誣不意清朝禮讓之地有此不美之習宜加譴責其時人心之大憤可見矣及除文學陳辭疏仍暴任珽疏誣又及前冬事有曰以新進而懷願忠不敢有身何敢有黨以疎逃而斥權倖顛沛立矣敲撼何爲上下責教曰不知自反自曰無黨甘售舊習宜示飭勵其職遞差右相閔應洙以任珽之疏皆出爽實陳白上意乃釋秋差日記廳郎時昌德宮行閣失火日記多燒失命設廳求集私藏文籍以補其缺有僞科者爲堂上公引義不出上不欲強之特許遞上親臨景福宮

近齋集 卷二十九
設科公以考官入侍賡 御製七言詩有人能近日
全身暖龍與先天一德貞之句蓋寓規箴之意也冬
除中學教授尋除洪川縣監以親病不赴戊辰春差
太廟祭官適以病不進有投畀之 命配泰仁居數
月放還秋拜兼司書違罷頃之除南平縣監公爲養
赴官無何內移副修撰吏判鄭羽良遽擬內職者蓋
有機關也臺諫許彙以向日鞫囚李泰文書之出也
有手筆書札稱心兄心弟者而伊時禁堂無不目睹
尙今傳說爲辭至請削版末又以既有此事之後吏
判鄭羽良之循例檢擬雖出於置怨之意而其在勵

廉恥之道不可無飭請重推 答以上款依達下款
以以德報怨何可推考蓋李泰人奴之子而其父之
母卽公聘家婢也公與之面熟伊後怨公疏待遂絕
跡矣是年春有逆增事而泰爲增家婢夫捕入鞫廳
羽良欲乘此機募得許彙者通臺望遂於入臺之日
創出無根之說爲此罔測之誣國言喧藉謂其情狀
畢露於重推之請云公之子漢雲不勝冤憤卽擊鼓
訟冤 上下義禁府查閱李泰文書所謂心兄心弟
四字原無所有遂回啓伸枉左相金若魯 筵白俞
彥民所遭旣經查白宜爲收敘 上曰此事脫空而

予於俞彥民有非之之意若魯曰臣下雖有過豈有脫誣而仍置於罪中 上乃命收用公既罷官閒居每隨仲父承旨公與李公箕重三山李公台重漢濱尹公心衡茗泉金公時榮徹夜浮白從容談論以爲歡娛庚午右相鄭羽良奏曰俞彥民既 命敘用之後又爲靳點恐歉優容之德安有論一吏判而永枳者乎 上曰予豈但爲卿而然哉卿言公當從之未久拜文兼又拜兼司書陳書辭 答以撕捱過矣從速察職除獻納陞掌令辛未除獻納弼善陞拜司僕正除兼弼善左翊善通東壁差漢學教授尋除順川

郡守入侍 上問何以爲治公對曰才識本甚魯莽而出自從班叨此分憂之責竊欲仰體惻怛俯殫撫摩矣 上顧語諸臣曰彥民之爲人可嘉而前日實多爲黨之習矣癸酉內移輔德兼東學教授既而除北評事銓曹以公撕捱玉堂欲出之于外故得是職是年冬追上 肅廟徽號以大祝陞通政除同副承旨入侍 上問范仲淹何如人 筵臣泛稱宋朝第一人物 上又問與韓琦優劣 筵臣又泛言似有不同公曰韓琦則以德量事業名世而仲淹則德業之外實開道學文章宋之斯文一脉專賴仲淹之所

振作而成就朱子之言如此矣仲淹似是當時名儒之倡也 上曰然乎偶見彼中所謂定例者從享文廟矣承宣其詳考以奏公退考宋史及名臣錄諸書得范仲淹薦胡瑗爲博士頌湖州學規舉孫明復補學職授諸生以春秋勸張橫渠讀中庸三事及朱子語類中答滕璘語以奏曰宋朝道學之名始於孫石胡三人盛於周程張諸子而孫胡二人旣是仲淹門下士橫渠又被其勸掖從事於中庸此朱子所以謂自范文正有此好議論畢竟滾轉成者也其有功於斯文誠不細矣 上曰然矣予以爲當配文廟者此

也公對曰從享事體至重恐不可輕議矣 上由是知公有博識益重之先是 上頗尙詞賦取士公進言於 上曰表箋爲科儒實工館閣所用之文請數出試之 上納其說除兵曹參知方就直適有一宮婢因事入闕者着白衣往來 上偶見之 命兵郎棍汰左相金尙魯請并飭堂上 命罷職旋蒙敘拜同副承旨旣而 特除刑曹參議時憲臣趙宗溥疏論領相李公天輔殺姜姓人事 上以爲元輔不可置諸暗昧卽令秋曹查實特除公是職 筵臣以自承宣除刑議爲左遷事體亦重仰達 上曰大臣查

近齋集 卷二十九
事豈不尤重乎此人前雖斬點近觀爲人可嘉欲一
用之故有此命矣仍顧語 東宮曰此等人汝宜留
意用之翌日查事畢領相卒獲白脫乙亥除伊川府
使甫一月因事罷歸夏敘拜兵曹參知時逆賊鼎衍
因庭試試券投凶書方 親鞫特除同副承旨翌日
除大司諫入侍 帳殿陳所懷曰罪人朴文秀之名
累出於前後諸賊之招今日鞫囚所引尤爲深緊而
未有發捕之 命則入侍兩司宜卽請拿而矇然退
伏終無一言大失執法之義請前大司諫尹東暹前
掌令朴起采并罷職不敘依啓翌日與三司諸臣陳

劄申討逾坦之窮凶情節亘古所無而手粧妖書暗
圖不軌之增學雖施當律名登凶檄敢肆稱亂之逾
坦尙道 王章豈可以洩神人之憤而懼亂逾之心
乎夫法者天下之公也恩者一家之私也古之聖王
不以私奪公故伸恩之論常屈於執法之義 聖上
雖欲斬之其於輿情何 上允之未幾除左副承旨
入對 東宮達曰 邸下代理萬機實任不責帝王
出治之本專在典學近以盛暑調攝雖不能繼日開
筵而乘夕間乍涼 睿候少勝數數引接講官以存
寒曝之戒時 世子方進講孟子綱目公因曰孟子

七篇宗旨卽遏人欲而存天理也人欲闖出故謂之
遏天理固有故謂之存而遏欲存理之要不過曰求
放心放心之云卽本在此而走于彼者存放二字宜
加猛省綱目之書與春秋同一筆法先儒言讀史者
苟以麤心粗眼看過決不得力如遇難處之事必也
設以身處之思其如何作爲方始有益願用此法深
留 睿思焉 世子嘉納頃之 上遣承旨南泰會
奉審 懿陵因坐宣政門以待其回奏公方入侍
上顧大臣語曰俞彥民爲人誠不偶然使公進前
教曰承宣有向來事予雖不知而靳點今則予已知

其可嘉而無所介懷承宣亦知此意無復如前一心
事予可矣是夜巨源就拿設 親鞫見供辭大怒出
御廳邊進罪囚於帳內使之加刑公進前奏曰 聖
上之過舉何至於斯出 御廳邊進囚帳內非但大
失事體若使訊杖之末折而來落於 寶座至近處
則將若之何伏願亟退鞫囚於故處還 御舊座
上曰承宣之言是矣卽從之有儒臣爲問郎者觀公
所奏退而語於公曰得體得體吾輩慚愧矣公陳書
乞便養除慶州府尹已而以道伯姻避遞秋除左副
承旨旋除谷山府使公修築枕流堂對植二松于庭

憑欄嘯咏冬移拜大司諫已卯秋除大司成 上喜
曰吏判之用人能如此吏判卽閔百祥也時公欲退
休歎曰苟使錢若水當之必有策矣恨不及古人陳
疏辭 不許庚辰除兵曹參議辛巳除禮曹參議壬
午春除刑曹參議夏除兵曹參議尋除右承旨時
上候新平復欲親禱雨諸臣更諫 上下嚴教却湯
劑公與諸僚詣閣求對請還收嚴旨 上命書入改
下多不敢聞之 教公又與諸僚請對并被遞差未
數日除安岳郡守到官未幾丁母夫人憂前數月遭
獨子喪因罹大故哀疚幾不可支癸未奉几筵往木

川廬墓守制躬治圃種菜以供朝夕奠既禫拜戶曹
參議乙酉夏除安州牧使丙戌春持平李海鎮忽投
疏論三銓望以公有疵累請刊拔又以取舍不公斥
銓官 上見疵累二字大怪之夜召諸大臣問之皆
對以不知 命海鎮永爲庶人放逐南海領相洪鳳
漢奏曰俞彥民以頃年李泰事被疵累之目而其事
前已脫空左右相皆言無可引之端秋除吏曹參議
旋除戶曹參議皆引義不出丁亥春除左承旨相臣
以吏議望多宜漸疏通請權導李福源陞資 上曰
俞彥民久勤也與李福源一體陞資左相韓翼謇曰

宰相須用讀書人此人善文有盛名今始見擢矣
上曰吾嗣服初其祖爲大諫而今其孫已白髮矣翌
日拜都承旨 上命書御製訖進讀 上曰聞讀聲
及懸吐有識矣冬除副摠管連除禮曹參判大司憲
同義禁戊子秋除同 經筵冬除兵曹參判己丑春
除大司成 上召見諸臣於資政殿出十韻排律以
君臣同會一堂中爲題 命諸臣製進自芸館印布
議者以公所作爲壓軸云冬除左尹移拜刑曹參判
庚寅春以特進官侍 經筵 上講大學諸臣皆以
誠敬二字陳勉公奏曰朱子曰文王二南之化誠意

正心之功薰蒸透徹灑液周遍語未了 上曰是矣
公繼曰程子曰學者苟不實下工夫則此與把誠意
正心吟詠一餉何異伏願猛省而加實功焉 上嘉
納之冬移大司成辛卯春除江華留守公首察民隱
大行惠政掌令宋聚行疏論以舉朝焦遑之日急急
辭朝不識事體請罷 上不從語大臣曰臺言可駭
大臣詳陳其事實 上然之公疏陳情勢 上覽辛
卯三月日記適見公從祖爲其時承旨章憲公名亦
在記中興感而 特命公仍任府民相告曰吾其生
矣掌令尹錫周疏論其辭陛之後臺評峻發一疏例

讓經歲蹲仍請罷職疏入 上曰俞彥民爲人難矣
聞江都事誠實爲之良可惜矣不從公陳疏引義
批以禮使臣之道難再敦迫許遞旋以吏議時事被
削黜時吏判鄭存謙參議李命植同參政事新通國
子長金鍾秀趙暉徐命天三人 上以彼此不爲互
對純用一邊人 下嚴教罷銓官職領相金致仁以
有前例仰對 上問誰也金相以洪趾海洪樂純金
龜柱仰對 上益怒連下非常之 教致仁免相其
時通清銓官又 命削黜判書趙明鼎參判黃景源
參議卽公也領相金相福以公銓官之初不出仕仰

陳 命特敘壬辰除大司憲時金相致仁中道付處
兩司連啓請按律公曰何可不見其人之當殺而請
殺之乎吾則不能爲也遂不拜 命時 上以故贊
善宋明欽癸未疏事 威怒震疊至命追奪官爵三
司啓請加律累朔不停銓曹以朴師海俞彥述連擬
兩司長官事 上教曰一朔之內六七十之人俱
擬其果常道乎此誠有司直之論宜有彈劾之舉公
論斥銓官擬望之失 上曰頃者前冢宰越俸事以
必強擬年老者故也今則異於此况薇垣長旣已行
公俞彥民何可擻捱當之者不顧自己之嫌反有此

請此年數其果隄防乎其章給之特施不敘之典又下備忘曰俞彥民作爲機關不肯當日下事若見肺肝昨夜處分於渠太輕亟施刊版使海東臣子咸知于今義理上以特旨復光佐錫恒泰億官爵趙榮順以忠翼公之孫卽日投疏下鄉上大怒卽幸彰義宮特除李最中大司憲申益彬大司諫發榮順鞫問合啓榮順以不忠不孝按律遲晚上特減一律慶興府五倍道安置翌日最中益彬以不爲詣臺連啓皆被罪特除公大司憲公托以在外上下備忘依致雲例正法乃御南門樓玉色嚴厲左右震

慄莫敢言命拿入親問公供辭曰乙亥以承宣入侍時屢蒙恩教還家說及老母老母謂曰聖恩至此自今汝不當言議之地其後十八年之間一未行公向來疏中微發其端如復叨忝則欲以此狀悉暴天日之下以冀鑑燭丙寅至甲戌無非惶恐竢罪之日矣問郎讀奏上曰其時果召見戒飭矣仍命問郎諭之曰榮順事在令前雖貸一律旣定制之後護黨焉貸故臨門矣今聞其供辭甲戌以前九年汝爲黨習而乙亥下教後母子爲戒云且是癸酉大祝設有所犯猶可貸况今番非用謀乎予知其如此

送齊集 卷二十九
特命放釋是日親姻見公囚服拘鎖奇禍迫在呼吸莫不墮淚而公神氣自若談笑如平時少無摧沮悼怛之意皆歎服其不可及方公之就拿也都人士女傾城雲集公誦楊繼盛風吹枷杻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之句云公自是杜門養疾謝絕世事以至考終之日而宥還之翌日卽生朝也公有詩纔經死日仍生日永返端居是我居之句蓋絕筆也人或以永返二字爲讖云翌年春公患痰火宿疾眼益昏語音又澀踰月而復危革卒之前一日公自知不起屬家人以後事命侍者執筆曰吾幸而完全未及撰次年

錄仍扶坐呼寫自壬辰至日出後數十行仍曰此下有供辭可取而續也又曰葬我於妣墓右麓又曰吾見過 君父勿以朝服斂翌日申時儵然而逝實癸巳三月十六日也壽六十五嗚呼痛哉訃聞 命致賻賜祭如儀翌月十三日葬于木川葛田面速恩里妣墓左麓甲坐原丁酉二月十七日移窆于聖住洞判書公墓左巽坐原配貞夫人德水李氏栗谷先生仲弟玉山諱瑀之七世孫司諫諱壽海之女淑哲有懿範育一子漢雲出後于伯從父繼子漢石女長適府使宋宅圭次適監察李英遠次適士人徐有鼎側

室有二女適李溶沈翬鎮漢石娶士人李奎協女生
二男幼宋宅圭生四男一女男欽書欽詩餘幼李英
遠生一男一女男憲翼女適趙鎮鼎徐有鼎不育公
狀貌魁梧長身疎髭鬣氣象巖然望之嚴厲若不可
犯而中實惻怛愛人與朋友交重信義必踐言乃已
然性簡亢少假借向人不爲軟媚以故不悅者衆善
飲酒喜詼諧其論事是非如峽決而河注衆辯莫能
屈知之者以爲卓犖偉人也通敏有知鑑聽人言語
問首知尾料事成敗鮮有不中其所謀慮往往出人
意表綜密深遠嘗曰聖人心細而長孝友實出天性

而得於家庭者亦多參判公有所教訓奉持不敢須
臾忘旣貴顯以不洎先人爲至恨其得鷄林告 贈
官之日進封誥于金夫人而涕淚被面見者感歎侍
金夫人疾公年已五十餘而呼之如嬰兒聲以安其
意四以郡邑養志物咸備安州時金夫人已歿對官
食輒嗚咽其省親墓雖三年後每上必哭依鄭文清
公所行云每當祭祀必致愴愨祭儀畧倣栗谷要訣
而陳饌則必以四方五行曰取其方正仍定爲規式
嚴於內外之分閨門斬斬如也季弟學生公居蘆原
嬰奇疾公率醫奔走雖身係劇務逐日往來於三十

里而不知疲人感其友愛亦歎其筋力難及吾先妣
爲公長妹貧甚公愍之受祿俸必先分及其喪買棺
製衣衾次妹崔氏婦在忠州不能時相見每悵念傷
懷其女婚悉力助奩具女婿笠服之類親自監擇伯
氏爲伯父庶尹公後早卒無子公以子漢雲繼之奉
章憲公祀依宗家而居事丘嫂極其尊敬視季弟子
如已子撫育而成立爲之置田宅俾免凍餒少習喪
禮戊申季父喪值亂離而治喪無小失儀其後十餘
年中門內六七喪相繼而率皆手自襲斂及金夫人
喪亦親執斂事必盡敬謹外黨見之退語人曰某誠

孝真可感人云壬申在順川時聞仲父承旨公有疾
夜有異夢心驚卽馳至及與面訣人謂其誠孝之推
發於宵寐公少時寓居聘家與婦弟佐郎李公情篤
及李公邁癘衆皆忌避獨往哭之人以爲難其立朝
事君也必以白直不欺爲主嘗在喉院有一公事
上問已頒下否公認以頒下而誤對事雖偶錯常往
來于心未忘也凡事務存體面其所設施誠意懇到
對下吏持威重吏莫敢仰視其爲邑廉儉節用五朔
輒一修記簿以故雖不意徑遞而未嘗或窘聽訟必
速決曰若獄囚久拘則啓吏卒受賂之弊臨民撫摩

甚摯而至受糴頗嚴急曰愚民秋成後不卽納國穀以其所收盡費於巫祀祈禱竟出債納糴急之所以利民也亦出於抑左道之意也國子時設陞補試士值日寒出炭分給一場再出陞補令日適酷寒恐傷多士退期而謂多士已會躬往罷之其待士愛而有禮如此公以參判公受業於農翁之門崇尚儒術凡係斯文事必血誠衛護學問中人必欲扶植之丙寅之救黎湖朴公其意可見至宋櫟泉事亦不改素志此終始有助於斯文者也於我東諸賢最慕尤庵嘗曰生髮未燥已聞東國有此大賢每喜觀其遺書曰

此真文章也如詞家之文不過匠手爾平居手不釋卷戊寅夏輪讀四書三經皆能十遍成誦時年五十而其強記如此見文字眼目直透紙墨嘗曰人多觀書麤粗若是者果何益乎於羣書無不淹貫而最好觀左傳綱目辛巳夏與李公宜哲同就理獄中講周易李公多可公說嘗讀中庸以所見質於漢湖金公金公得其說覺舊見之誤其答有有智無智奚啻三十里之語嘗論性理曰性相近章註程子以爲氣質之性而朱子以兼氣質言之兼字較明此朱子註釋盛水不漏處也論人物五常曰禽獸不具五常則是

太極有虧欠也其可乎吾則以三淵說爲是云其於著述文甚峻潔疏章簡而典書牘奇而豪嘗撰叅判公年譜請誌於漢湖漢湖稱賞曰如子文真作墓文手也詩則天分旣甚高用工又精深於律尤長抒寫真切而惟務去陳腐語嘗曰詩有道虛道實二者偏乎一則非所以爲詩彼道虛而不能道實者何足與議哉嘗陪農壇親祭適旱得雨公有應製詩曰禴祀本非祈雨至精誠能復作雲來上大悅賜御貫其句膾炙人口云公生長宰相家而素清貧備嘗艱難鄉居無奴至傭人耕田讀書山寺囊鰈末調僧羹

而食其勵志攻苦如此旣貴猶自勤儉每日無忘在莒戒誨子弟必以謹飭二字俾無墜先訓嘗語一家後生曰先儒言漢宋之亡有生意以有諸葛亮文天祥也私家亦然雖孤單零替之中能以文行自勵不失先法則亦可謂垂亡而有生意也公不喜與人還往在磚洞屋臨大道無官時則嘗掩閉中門過者望而不入自李泰事後深悔其誤識匪人每於賤流有技藝者屏而遠之門無雜客每有退休志而憂時戀君未遽告歸以磚第迫闌闐移居稷下近社壇松翠終日惟聞怪鳥聲甚愜意趣位在亞卿而懸輶車於

庭如已致仕焉公既與世抹掇而羽良之孫厚謙竊
弄 國命與公有世怨人之欲薦公者畏厚謙而不
敢公之負重望已久雖不敢顯然沮抑而推諉遷延
終不以亞銓文任歸之者皆由於此也時戚里權寵
甚盛士大夫靡然趨附而公則一不染跡或勸其少
屈而公終不聽其不畏權勢如此嗚呼公少抱經濟
之畧素稱公輔之器而自在蔭官已爲 主上所知
既通籍思欲擔當世道以行其志而丙寅疏不幸見
疑於 上以是沉滯者十餘年及夫甲戌以後出入
銀臺周旋 君側 上始深知其賢自是 獎褒屢

降眷注采隆若將大用矣而顧爲人所齟齬謗毀沮
格且時流或有知 上嚮意稱贊於 上前而無實
心薦引者故宦常在於積薪內而不得廊廟之任外
而不試藩臬之職竟莫展布其才猷此豈獨公一身
之通塞抑關時運之盛衰也公一念 宗國惓惓未
已嘗朝退語人曰我 國君臣便是天屬瞻仰 天
顏則忠愛之心油然而生矣聞 主上有過失則憂
形於色時議以爲 君上篤老未可少拂其意當以
順從爲正蓋陰欲保全爵位而文飾義理也公獨執
古道不少撓屈其居臺閣也以爲臺諫與人主爭是

非何可承望風旨而爲乎故前後臺啓三事一切不
叅當金相致仁事 上方日以清流而惡之公以爲
君子論人則伯夷之清猶謂隘而不由蓋非中行故
也至於人主取人清者當揚之以礪風俗何可以其
清而罪之吾以是不敢從衆於贊善宋公事曰所引
詩經古人例多用之某是山林中人攻之者爲醜正
至於趙榮順之疏論三賊非止孫爲祖之私義實是
爲 國家闡義理之正論則上不可以此罪之下不
可以此非之况可以按律請乎然威禍之所怵迫雖
平日自好者亦不免焉公乃屹然特立不與衆靡至

身嬰三木幾被大禍而不悔若是者可以質神明而
無愧矣百世而有辭矣君子稱之曰是元祐之完人
曰是頽波之砥柱曰是疾風之勁草又曰是鍾得天
地間至剛至正之氣者此可見公之氣節直與古人
爲徒也嗚呼公旣以一言回 天身危而復安禍色
震薄之餘神氣不挫一毫以此定力宜若終躋大耄
而曾不半歲忽遘疾乘化何哉是時運之不幸而邦
國之殄瘁也歟悲夫公卒後四年嗣子漢石持公所
爲年錄屬胤源爲狀胤源公之甥嘗辱公眷愛厚被
知獎雖事偉辭拙懼不足以表揚而揆諸情義亦何

近齋集 卷二十九
敢辭嗚呼公之忠貞大節既已赫赫照人耳目則其傳諸今與後宜不待於狀而若其四十年立朝履歷顛末不可不詳且其平日居家之法行已之方事君之道爲後日樹立之所基本者尤不可不載茲敢據年錄而撮之又付以胤源之私所覩聞者撰次如右惟君子覽而採之焉

亡室行狀

孺人金氏潘南朴胤源之配也金氏系出安東麗太師宣平之後五世祖仙源先生諱尙容官右議政丙子虜難殉節于江都 國家旌其閭諡文忠高祖諱

光炫吏曹參判以直言謫三水號水北曾祖諱壽民德山縣監 贈吏曹參判以孝 旌閭祖諱盛道殷栗縣監 贈吏曹參判考處士諱時筦有博學高行不仕妣南陽洪氏耐齋 贈吏曹參判諱泰猷之女益平尉諱得箕之曾孫貞惠明淑治家有法以 英廟十年甲寅十一月十六日生孺人孺人生於忠孝之家性質仁淑又孺染賢父母之教自幼持身合則處士公稱之曰使汝爲男當不墜吾家聲稍長習小學女誠書多所體行爲季父副學公所甚愛隨往安邊府時年十二言動必以禮副學公益愛之十五歸

于胤源王舅姑舅姑見而喜曰是法家女也內外諸族咸賀以爲得真冢婦吾祖妣李恭人清江潛窩之孫鍾毓世美閨範邁倫於孺人取其德性相近尤加愛重朝夕呼使坐于側提前言往行以詔之孺人聽受惟謹終身不忘每舉以語余曰王姑嘗以云丙子侍李恭人疾當暑月扇枕席終日不離側汗自透衣而未或出戶先考判官府君心嘉之辛巳先妣俞淑人疾革孺人斫指取血以進吾內舅大憲公見之感歎不已先妣旣喪家益窮空內政極艱難孺人勞甚先君愍之孺人兄潭陽公曰吾妹性安靜可耐過先

妣朝晡之奠雖鬻簪截髮不使余慮其廢闕先考衣服縫澣必時不以憂先考心焉吾妹金氏婦病大腫閱屢朔且危先君手自洗膿塗藥或有故則孺人代之甚善病席有不潔往往親自滌除而無厭倦色見者以爲難孺人友愛篤至吾弟準源旣析居孺人分其甘煖必先吾意爲之待介婦務爲和平無底蓋方圓先君有側室孺人同居十餘年亦不失其心以至宗族隣里一接以誠信由是遠近無不感服事余敬而盡禮入門久猶如新婦然燕私之談皆箴規余性躁暴多忿懣見家衆有錯誤恚責不置孺人曰已誤

何及如既覆之水不可復收也嘗勸余爲學曰人有美質而不學如玉之不琢見世路艱險不欲余應舉曰使我爲丈夫當不赴舉及余晚始向學斷功令喜曰吾願夫子之有令名不願有利祿也孺人於物泊然無所好顧獨喜聞義理之說余時以經文及禮節告之微奧棼錯世儒之所難解者而孺人輒能領悟其通明如此孺人含章自匿退然若不曉書史者然余一日偶思宋時名臣事蹟有不能記者孺人誦道之甚熟又詳於國朝士禍顛末時與余論說余頗怪之後見其篋翻寫古書者積成軸帙矣最慕節義

之事論古人殺身成仁犯顏敢諫處必感慨激昂每曰大丈夫行事當方嚴正直不可摸稜副學公嘗抗疏竄海島孺人曰老年投荒雖爲子姪之憂而在當身則光華矣似此見識雖讀書君子何以過焉先是處士公卒于驪江孺人自京奔哭爲沒身慟每有一省墳墓之願及先君出宰牙山孺人暫就覲因而轉往洪州省處士公墓曰吾遂至願是舅恩也後先君罷官家居年已老孺人竭力奉養必有酒食侍疾煑粥煖羹不使人代及喪哭欲絕祥之日終夕悲泣父母舅姑遺札必收拾謹藏時時敬閱以寓追慕每撫

之必泫然也聞余交遊得人則喜不得人則不悅不以一事累余每遇飲食不輕進於余必審其所自出而進曰吾聞夫高祖承旨公在闕中遇富宦美饌衆皆貪食而公獨不顧非但夫子性潔吾欲其無忝先德也常稱其外祖耐齋公遭家難自處如窮人聞禍家子弟事奢華則深非之自以文忠公之後其曆日必書崇禎年號人見之曰春秋大義在女史中矣洪孺人之曾祖母淑安公主自宮中受御賜內訓書傳于子孫孺人得其書於外家抄寫而讀之於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專心正色之語尤三復致意

且其從姑母宋公堯和夫人世稱女士著自警編言正心自修之道孺人取而置諸座右朝夕誦習其所磨礱浸灌如此故能成其德善非獨天性然也余家貧奉三世宗祀孺人爲主婦盡誠拮据無有乏饗漑濯烹飪必潔必精執亞裸進退周旋咸中儀節供賓客物芳器淨盛必方正雖常食之饌亦必務潔市乾魚必洗而食曰吾意販商束級踐踏以屨御婢僕均其賜與不偏勞逸教之不從而後罰焉孺人年晚無子三十三始有子甚愛之亦不以慈愛而奪其教督兒子有驕癡習則責曰吾在父母側何敢如此吾恐

汝之有餘於才而不足於行也兒爲洪孺人所深愛
洪孺人旣歿孺人撻兒而泣曰昔撻汝吾母憐汝責
我今撻汝不聞吾母責言是以泣耳其孺慕之篤如
此見人之困窮憂之若在己思必救濟惻隱及物當
處士公祀婢買生雉孺人見其生不忍見其烹乃以
私錢易死雉用之遂放其生者于山之上嘗養鷄于
家羣鷄愛而相哺家人異之以爲其仁能感畜物云
孺人少有風痰病中年又患血疾輾轉沈痼遂以辛
丑三月十六日不起得年四十八是年五月十九日
葬于楊州祝石嶺先塋側負亥之原生一男無女男

宗輿宗輿將娶婦旣納幣而是曉孺人死聞者莫不
悲之昔孺人與余語偶論人家婦人喪復用男僕之
非禮孺人曰吾死使蓮伊復蓮伊婢名孺人嫁時從
來者也後二十餘年竟以是婢呼復噫其讖矣嘗用
李恭人盛絲器敝而貴之將終指而語曰吾死誰知
此器之貴者其慕先之心至死彌篤如此孺人平居
坐必端跪簡言語飭威儀尤以聲色疾遽爲戒偶有
差失則輒取紙錄之以自省懲改戲謔不出於口忤
克不萌於心凡誇矜諂諛爭競之習一切無有也寧
見欺於人不逾詐以爲智寧受怨於人不枉道以沽

譽不動俗忌不惑鬼妖能辨事是非當否余故時有所疑多諮而決性高潔以求乞爲苟且雖至親不輒出口或有不得已則中心不樂焉雅不喜華靡衣敝衣裳而不恥於女工最大而難者爲之盡其精巧禮服制度多所通曉其治家務節縮財費經紀用度蓋有幹辦之能而至於箕曰位置亦秩然不亂也余疎迂不治產業孺人自織組取直以供余所處有至不堪者而亦委分任命終無怨悔之意於古之賢婦所欽慕而願效者侯夫人及呂榮公夫人也副學公嘗稱孺人曰妬忌婦人鮮能免而是女也優其免矣孺

人自謂見知於季父余未嘗近女色是則未試孺人者而觀他諸行可以推知哉孺人容貌豐盈心事仁順先君每稱曰是尊貴相是有福人而特以余之迂而且窮終身困苦又不克永其壽命悲夫嗚呼孺人與我臭味相契有偕隱林樊之約而孺人先逝矣豈不深可恨哉吾聞孺人嘗曰狀人之行或過其實則便是別人此與程夫子論畫像之言暗合矣吾今狀孺人何可溢其辭以傷孺人之意惟據實蹟而書之而已

近齋集卷之二十九

近齋集卷之三十目錄

行狀

外祖母貞夫人安東金氏行狀

外姑孺人南陽洪氏行狀

仲姑淑人行狀

庶尹金公行狀

贈司憲府執義金公行狀

墓誌銘

曾祖考牧使府君墓誌

祖考通德郎府君墓誌

祖妣恭人全義李氏墓誌

弟婦孺人原州元氏墓誌銘 并序

亡妹金氏婦墓誌銘 并序

子婦孺人韓山李氏墓誌銘 并序

近齋集卷之三十目錄

近齋集卷之三十

行狀

外祖母貞夫人安東金氏行狀

外祖母貞夫人金氏卒後十二年而內舅大憲公卒
大憲公篤孝善文辭宜有狀以述貞夫人之行而竟
闕焉蓋方其廬墓木川時哀不能文其後疾病多故
因循未就公之子漢石繼子其入也未及於貞夫人
之時何以知貞夫人之事行成大憲公未就之狀文
哉胤源以貞夫人之外孫雖得及事貞夫人然性愚
迷平日所耳目者輒泛過不能心識之且又歲月久

而多所忘失亦何以詳載其德行而垂示於後也哉然雖其百之一二猶可以驗其全收拾載錄以免泯沒非胤源之責而其誰責乎於是僭不自揆遂握筆而書之狀曰貞夫人系出安東高麗太師宣平之後清陰先生文正公諱尙憲之玄孫曾祖諱光燦同知中樞府事祖諱壽恒領議政號文谷諡文忠公考諱昌協禮曹判書諡文簡公學者稱農巖先生妣貞夫人延安李氏副提學號靜觀齋諱端相之女夫人以肅宗十六年己巳七月十五日生年十六歸于我外王父逸軒公奉箕箒二十五年而逸軒公卒稱朱亡

人者三十四年伯季二子皆過房爲人後仲子大憲公爲夫人所從子夫人三從之道從子爲最難而夫人能盡之矣凡家內事無大小悉咨于大憲公而後行大憲公所欲則爲所不欲則不爲自喪祭婚嫁以至賓客供饋之節惟大憲公之意是視中年以來連哭子女三人慘怛若不可堪而乃強自排遣不以傷大憲公之心大憲公方官義盈時適夫人生辰下輩設美饌以進夫人言於大憲公而却之其後四受大憲公專城之養而自朝夕供奉外不取官物一介此夫人爲母之道而胤源所及見而知也胤源嘗聞之

先妣曰吾先人事親至孝而吾母一順無違先人居喪甚嚴方疾篤而執禮不怠吾母不得入立戶外以候此夫人爲婦之道而胤源所聞而知也又聞之舅氏大憲公公之言曰吾家素清寒居大興之竹里遇荒歲無食吾母取匏裏爲羹啖吾兄弟其艱苦如此而吾母能安之自先人下世獨持門戶撫孤畜幼嫁娶成立以自獻于先人吾母之德與事如此又曰余少治舉子業患僻陋欲入京求士友而念偏母孤居不忍離去吾母曰方今家計至艱惟望汝一身立揚母子各忍其所難忍然後可得成就汝勿以我爲念

余於是承命至京因取大小科得內外官祿以養親嚮非吾母之訓吾豈得而至此哉此夫人爲母之道而亦胤源所聞而知也若其幼時事胤源未及請於長老不得而聞然爲婦爲母之道旣如彼其備則其爲女可知已人樂有賢父兄夫人以農巖先生爲父則自幼其必有濡染矣豈獨資性然哉大憲公嘗在玉堂疏斥權倖自是見疑於上久靳恩點及爲承宣出入上前眷注隆重大憲公感激歸告于夫人夫人曰汝旣受知於上此後若或蹉跌則其罪大矣從今以往凡臺職一切辭避可也後十八年而

大憲公以避憲長之職被 上怒至嬰三木幾陷大禍而供辭引亡母戒語以明其非故避以是感動天聽竟得釋嗚呼非夫人之高識遠觀何以垂一言而庇護孤嗣於身後若此哉嗚呼奇矣夫人卒於壬午十月十二日葬于木川速恩里某坐之原與逸軒公各葬相去十里所逸軒公姓俞諱受基有至行褒贈持平後以大憲公貴 贈吏曹參判夫人從受封誥俞氏籍杞溪逸軒公之考諱命弘禮曹判書諡章憲公夫人舉三男三女男長彥人學生爲伯父庶尹公諱斗基後次卽大憲公諱彥民季彥孫爲季父

學生公諱阜基後女長適判官朴師錫卽胤源之先考次適士人崔宗鎮次適縣監鄭璣大憲公娶司諫李壽海女生二男三女男長漢雲出後伯父奉章憲公祀次天取族人彥一子漢石爲後女府使宋宅圭典簿李英遠士人徐有鼎判官男長卽胤源次準源女直長金在淳大憲公有側室二人皆舉一女長適李溶次適沈翬鎮內外孫曾若干人夫人平日治家甚勤大憲公旣貴而猶執絲枲不怠胤源退而私語曰是公甫文伯之母之事也胤源迎婦會賓客盤有綵花夫人聞之謂胤源曰汝家甚貧何用此物爲其

儉約類此胤源嘗記昔年戊子述先妣狀往質于大憲公大憲公謂胤源曰吾先妣之狀至今未下筆因泫然後六年而大憲公卒狀竟不成胤源悲舅氏前日之語而懼外王母懿範之不傳也爲之狀如此然識淺詞拙何以表揚其萬一昔農巖先生以文壽其外祖母金氏而稱其德曰行事之正直秉心之專固實有松柏之勁金石之堅斯可謂貞德之至余於夫人亦敢云

外姑孺人南陽洪氏行狀

孺人姓洪氏系出南陽始祖殷悅高麗初爲太師入

本朝累世以文科顯至諱聖民事 宣廟勲封益城君官吏曹判書兼兩館大提學諡文貞號拙翁再傳而至諱命考平安道觀察使丙子虜亂率兵勤 王殉節于金化柏田 贈領議政諡忠烈是於孺人爲五世也高祖諱重普右議政諡忠翼曾祖諱得箕尙淑安公主封益平尉諡孝簡祖諱致祥司僕寺主簿考諱泰猷以主簿公被己巳禍隱居不仕有卓行高文號耐齋以季子益三貴 贈吏曹參判妣全義李氏知敦寧府事諱徵夏女觀察使萬雄孫婦德甚備孺人以 肅廟丁丑六月二十二日生生而端一淑

靜聰慧過人五歲通曉文字父耐齋公亟愛之然未嘗矜詡奉承嚴訓不怠主簿公第三配趙淑人無子女甚愛孺人孺人事之如母人稱其孝十六歲歸于處士金公時舅姑已歿孺人以未及事爲終身慟處士公家在湖中而甚貧寒孺人久不得往每當舅姑忌辰泫然流涕必先期治果鱸遣人道里幾四五日程而未嘗一廢也孺人生長禁鬱習慣豐侈而及見夫家貧寒安若常分不驕不侮愈益恭謹與處士公偕往親家驪江亭舍以寓居凡服食之物皆孺人財處士公以非已有不問其所用而孺人未或有一毫

所挾謹慎節用焉處士公嚴重寡默齊家有法孺人敬之如尊賓事無大小悉稟而後行處士公推孤露之思友愛兄弟益摯孺人承順其志如恐不及夫姊持平李公廷樸夫人最貧孺人曲爲周恤夫兄弟至則親檢食饌務以適口夫弟副學公尤數來留輒盡心供饋雖值乏絕不少爲難副學公稱曰賢哉吾嫂氏處士公早孤幼養于從叔父侍直公事之如父及侍直公卒侍直公夫人窮老處士公爲便奉養孺人往湖中癸卯歲也侍直公家與伯兄家甚近先是孺人以娣姒未同居爲恨至是始相會敬兄愛弟不

一易顏色自親家有送物卽獻于侍直公夫人次分之
娣奴必均未或私儲也事侍直公夫人如親姑視
侍直公諸子與諸婦如夫兄弟及娣奴焉日夜勤力
治閫事呼婢之聲不出戶外湖中一家皆稱以非凡
婦人也丙午歸于京臨行寄置器用什物于夫仲兄
家將封鎖之處士公曰置兄弟家而何可封鎖孺人
卽止其承順君子志如此乙卯處士公中增廣發解
覆試不利副學公登大科孺人喜形於色一門內得
失不同而孺人不以爲意人謂婦人所難初侍直公
有分田與處士公處士公不受家業無可藉復歸居

于驪江孺人黽勉有無不使處士公知也接賓客以
禮預畜脯果以待用雖窮鄉倉卒之間未或闕焉見
者異之孺人天性至孝當乙卯耐齋公喪未葬不進
肉汴以耐齋公早世爲至慟語及必色憾每春秋歸
寧李夫人容色惋愉遇考忌佐李夫人治籩豆必誠
必敬丁卯聞李夫人疾篤亟歸侍藥夜不解衣竟遭
喪哀毀踰禮與諸兄弟奉柩返于驪江三年奉奠盡
其誠孝與仲弟長城公隔一帶水而居朝往暮來言
笑湛樂遇食物輒以半饋之長城公夫人金氏之爲
之也亦然其視一妹趙氏婦亦相愛無忤趙氏婦先

遊齋集 卷三十一
歿哀傷久而不已金氏族大人繁而孺人一接以和
睦夫從姊曹氏婦與孺人德性俱善最相得曹氏婦
周甲孺人爲衣以進曹氏婦着之曰吾甚愛惜此衣
也子女六人慈愛無偏常加戒飭過小則私自戒之
過大則告處士公使之受責嘗戒諸女曰女子適舅
家無或欺長者隱微必露神明在傍見之矣言語必
信一有差爽以示人則終身見疑其必慎之親密莫
如夫婦禮不可忽女子先秉大義後其私情是婦道
也舅姑有命奉行如不及如有長姒事必後行舅姑
有所賜飲食卽敬受之雖厭必嘗而後置之善言之

外勿傳舅家事舅姑之事尤不敢說也又曰人雖至
愚有一可取雖微賤下輩不可臆逆以未見之事詬
責不可迫切其御婢僕恩威并行奸頑者莫不感化
以是家道翕然乙亥季夏處士公卒孺人率子女克
盡喪禮丁丑入漢師居于副學公三清洞之舍長男
筮仕始有祿養孺人以其不及處士公無樂于獨享
也每當處士公忌祀一饌必親執婢僕必命前期齊
潔癸未受子養于井邑縣先是副學公言事獲譴于
朝竄黑山島移配長城長城距井五六十里孺人必
具滋味以送絡繹不絕其後又受養于潭陽前後居

二邑常供外不入官物一介吏稱大夫人清居二年
長男罷官奉歸孺人自潭有疾示憊至是益就遂以
庚寅九月十二日棄世壽七十四是年十一月某日
葬于洪州仁興村某坐之原耐處士公墓左處士公
諱時筦安東人右議政仙源文忠公諱尙容玄孫孺
人舉二男四女男長喆行縣監次烈行女適判書李
惟秀縣監安宗仁士人朴胤源參奉黃基厚長男娶
郡守權養性女生二男履周天次履尹次男娶士人
李秉咸女生二男皆幼李惟秀繼子述初安宗仁子
命遠福遠興遠天厚遠益遠弘遠朴胤源子宗興黃

基厚子鍾五鍾一內外孫曾數十人孺人性嚴而色
莊喜怒不遽有達識兼以剛斷無婦人閹弱之失然
乃能一以謙遜未或專輒處窮約久而無少苟且視
人富貴未嘗艷羨不窺人之隱密不言人之過失嚴
於內外處嫂叔男妹之間而持禮愈謹不懈平居灑
掃室堂整齊衣裳終日端坐儼然雖子女畏不敢接
言語而及其對人和氣藹然也不以憂患動心長男
嘗坐官青謫慶源母子相別數千里而孺人無幾微
色人難之次男未冠而孤孺人不以愛奪教每舉處
士公行蹟而詔之常念長姪無嗣憂不暫釋傍人言

其太過孺人曰何言之無識也宗祀重託惟在其子
吾安得不憂爲子女嫁娶婚具侈儉得中嘗力爲蠶
績故婚嫁衣服自其中出而取諸市者甚少於女紅
諸事無所不能爲酒食精潔芬芳有味雖不博通書
史自少時錄古書滿儲箱篋見古賢人事蹟必手自
記之老而不廢其勤如此孺人天賦旣美幼而濡染
于耐齋公之義訓歸而服習于處士公之家法其見
識類士君子微言懿行不可殫記雖幽潛於閨房之
內而輝光外著終莫能掩則世之修彤史者必將取
而闡發之其傳示來後無疑也潭陽公欲爲孺人狀

有疾不果成而歿安氏婦以諺錄一通載其事行烈
行屬胤源爲狀胤源忝爲孺人女婿蒙被眷愛者三
十年且以粗解文字猥辱知獎義何敢辭抑又私有
所感者當辛丑吾妻之將死也安氏婦以其錄示吾
妻問其增刪吾妻方氣息如絲髮而能開目閱視遂
請添補一二語時烈行在傍指余曰撰此者姊兄在
吾妻領之胤源竊悲其意而不能忘又何忍辭遂據
其錄撮而書之如右云

仲姑淑人行狀

仲姑淑人朴氏庶尹金公貞謙之配也吾朴系出潘

通雅集 卷三十一
南潘南先生諱尙衷麗季右文館直提學 本朝追
諡文正生諱嘗佐我 太宗朝官左議政勲封錦川
府院君諡平度歷四世至諱紹事 中宗朝官止司
諫道學爲己卯諸賢所推重號冶川先生 贈領議
政諡文康是於淑人爲七世也高祖諱煥叅癸亥
反正勲直拜司評卒官同知中樞府事號鶴臯曾祖
諱世城歷內翰官至左副承旨事 孝顯兩朝雅望
直節爲時名臣祖諱泰遠黃州牧使考諱弼履通德
郎有醇德貞操不仕而終妣恭人全義李氏益山郡
守諱萬始之女兵曹參判潛窩諱命俊之玄孫庶尹

公安東人領議政退憂堂諱壽興之孫安岳郡守諱
昌說之第四子判書吳忠貞公陽谷諱斗寅之外孫
淑人以 肅廟丁亥五月二十日生八月而能言
家人異之李恭人聰明達事物淑人式克肖似自幼
英爽通敏多爲長者所稱許云十七歸于金公公幼
失吳夫人淑人以未及事姑爲終身慟忌日哭之甚
哀事舅安岳公益忠而敬安岳公亟稱曰是婦也賢
安岳公有所畜二妾淑人皆善遇之終始得其歡心
金氏故相國之家而世業素清寒庶尹公支子多兄
弟安岳公歿無所析著至中歲始占一小屋旋復鬻

之或夾居于宗家或寄寓于婦家較五歲之中兩處各半淑人在彼在此無所惡斃娣姒以睦兄弟以和閨門之內無一間言通德公及李恭人常念淑人貧甘必絕少必分未嘗一日而忘淑人自以貽父母憂爲恨及二親歿哀毀甚設奠而哭涕洟于裳見者感歎其誠孝淑人有知鑑善料事吾先人判官公每遇事之難決必就而議焉淑人輒造次揮霍如竹剖而河決先人曰使吾仲姊爲男也則必有以大吾家矣其事金公無違而有助公所未及思量者淑人乃一言而悟之公蓋多聽受焉家甚貧然必先寒而授公

厚衣朝夕食案必有一肉味其能於轉運可見矣胤源嘗覲淑人日午未飯諸兒女滿前啼號而淑人不一皺眉公亦色敷腴笑語其庶幾乎貧而樂者矣淑人平居接待人無貴賤一以誠信故人亦輸其誠欸閭巷婦女相識者聞淑人有疾則問候不絕至爲納鷄羹于缸而送之後庶尹公筮仕出而爲縣淑人手始釋升斗於是自力爲紡績課婢僕甚勤隨得隨聚晚年乃能成家置田與宅公凡三典郡邑而淑人自月料外未嘗以一毫累公焉淑人性度淵凝威儀沉重言語簡默凡於事爲措施得宜無艱難急速之態

治家有規法日使數三女婢各執所業不以大聲色而事自然就緒尤恪於享祀之節公奉最長房祀淑人必預畜籩豆之品以待祭日具饌必精必潔嘗遭仲女喪未葬適尊賓夜過公當設酒饌家衆請設煖寒會淑人曰煖寒會華饌也服中不可設遂代以他肴其倉卒守禮又如此淑人累舉多女生男七歲而幼以無嗣爲憂乃四十四忽有子宜其奇愛之甚而淑人亦不以愛而奪其教日夜勸使讀書其子文藝得夙就焉丁亥孟夏公忽得疾不起淑人水漿不入於口襲歛衣裳之具無不親檢至於補空綿絮之屬

皆手自精治一無未盡者入棺時出而憑哭氣窒而卒卽四月十五日去周甲未四十日也嗚呼慟哉先是其子在行抱奇疾又於五月死是年六月某日葬庶尹公于平丘先兆下以淑人同日祔在行亦以同日葬于其側遠近聞者莫不嗚咽流涕一男二女男卽在行女長適進士沈師存次適參奉李英祖在行娶領敦寧府事洪樂性之女無子取族人子履祜爲後沈師存繼子宏鎮李英祖一女爲徐秉修妻嗚呼淑人之卒命耶非命耶其喪夫子也與早寡者不同一弱子尙在夫以淑人之達識豈不念護全遺孤之

道而乃遽下從公歎然公之康強年未六十宜無卒然之憂而一夕城崩寃酷徹天則其哀慟之極不覺大哭傷氣乃至於六脉遂絕是不期於下從而自下從也噫竟亦烈矣哉以是隣里有呈文旌表之議而金朴兩家人守拙不喜張大亦恐傷淑人平日謙挹之心故其事遂已嗚呼淑人之令德懿範可傳於後世不容泯沒而其事行履祐何以知之沈姊已死又何徵焉胤源以仲姑居親家久朝夕受誨視之如諸父仲姑亦撫愛之甚篤胤源年晚生男仲姑聞而大喜方衰老而手造襁褓衣祝曰是大貴者衣也蓋以

兒將來奉父母祀者故如此亦可見孝心之一端矣顧胤源嘗以粗解文字猥見稱獎今狀仲姑之行者非胤源而誰竊欲歷敘其嘗所睹聞者而亦恐多致遺漏使履祐請遺事於沈公師存沈公成一通而示之胤源於是畧爲撮入而撰次爲狀以俟立言之君子云

庶尹金公行狀

公姓金氏諱貞謙字直甫安東人高麗太師宣平之後五世祖諱克孝敦寧府都正 贈領議政高祖諱尚寬長湍府使 贈左贊成曾祖諱光燦同副承旨

送孫集 卷三十一
贈領議政府使公季子諱光燦同知中樞府事出後
叔父左議政文正公清陰先生諱尙憲承旨公無子
同知公之仲子諱壽興又出爲其後官領議政號退
憂堂 贈諡文翼是公之祖也考諱昌說安岳郡守
妣淑人首陽吳氏判書忠貞公陽谷諱斗寅之女公
以 肅宗大王己丑八月三日生于臨陂縣衙卽安
岳公任所也先是退憂公念安岳公獨身甚孤弱祝
其蕃衍所錫孫名以乾之四德排次而預擬之卒滿
其數而公居季故命以貞云公自幼端重穎敏安岳
公最鍾愛之公甫離乳大夫人歿安岳公夜常抱公

而宿取周興嗣千字文口授手畫公一耳目輒能成
誦而移寫之安岳公嫌其夙悟且憐公稚弱失母不
使課讀以至于八九歲也公一日挾通鑑而進曰某
兒已讀某書吾獨不知書恐未免爲常人請學焉安
岳公曰不讀史畧何以徑學通鑑對曰史畧已於諸
兄受學時傍聽之不忘于心何必復讀安岳公試抽
史畧一篇而使讀之通曉無礙乃授以綱目傳習不
怠文理日進自是詞藝漸就楷法甚工雖於篆隸十
五歲前各臻其妙安岳公益奇之凡書札筆翰之役
必使公代之奉承如流壬子丁安岳公憂哀毀幾滅

性憂既吉公自以孤露無意求榮欲廢科舉而因伯叔氏懇勸黽勉赴場屋而不屑屑於得失也公生長於相公之家而世業清寒未有屋廬與伯氏安峽公同居安峽公歿就婦家寄寓焉公栖屑困窮至於竈不烟者數而心常怡然也庚午筮仕除四山監役蓋銓家以退憂相公之祀久無官享公雖支孫可供香火有是擬而得之公以爲雖末官當盡其職禁松甚嚴犯者不饒山直畏服公所典之山不童濯焉辛未以懿昭世孫冊禮都監監造官勞陞典設別提旋移廣興倉主簿又移爲漢城府主簿決訟剛明律身

公正都民咸稱頌之京兆舊例有布帛髡髻之屬亂廛捉入則移給廛人使發賣納官而亦有該色郎及府隸或以廉價取用之謬規公在府髡髻捉入時公伯仲二女俱以貧窶鬻其髡髻無以更備聞而請公公曰汝輩貿諸市用之可也士大夫何可乘時而取利乎終不許府吏頌之曰清德前未有也公自入蔭仕益倦於場屋或赴或不赴壬申庭試科公叔兄有吉夢勸公赴之公重違其教遂強赴得發解至覆試陞合考以違格見拔人皆惜之公曰是命也雖得之二親不在誰爲悅乎因不復就公車也是歲拜慶山

縣令爲政廉簡公平吏畏而民懷之倉庫客舍鄉校
城樓歲久頽圯公捐俸重修不煩民力而燦然一新
遂手書八分揭額道伯使星之過者莫不聳觀稱其
舉職又歎其才能居數歲治績爲一道最道伯將欲
褒啓而會以事徑遞不果旣去而民思之立碑以頌
乙亥陞拜丹陽郡守翌年大饑設賑夙夜勞心竭力
又自備穀物甚多民無一死會道伯新到有世嫌棄
官而歸有遺愛碑如慶邑焉前官有糶糴虛簿公以
爲親友交承之間寧自當不可報營旣遞歸御史以
掩置不報論徒配安山丁丑有赦宥還辛巳甄復爲

漢城府庶尹其明年拜通川郡守居一歲以獨子在
家有疾受由還京公曰吾凡爲三邑一不作料利事
一不作要譽事只以直道而爲治吾心庶其無愧乎
公廉慎居官不營私田宅公之淑人紡績勤苦以庇
身糊口焉公之子清秀聰明文學夙成公愛之甚託
爲父子間知已不幸得奇疾公薰心焦憂因以成病
遂以丁亥四月十二日卒纔斂棺而公之淑人朴氏
繼歿又踰月而公之子竟天人聞之莫不流涕淑人
朴氏籍潘南黃州牧使諱泰遠之孫通德郎諱弼履
之女淑哲敏達婦德咸備一男二女男在行女長適

進士沈師存次適參奉李英祖在行娶領敦寧府事
洪樂性女無子取族人子履祐爲後沈師存繼子宏
鎮李英祖女爲徐秉修妻公誠孝過人幼失所恃常
在安岳公側未或須臾離也甫十餘歲能晨夕視埃
溫冷親檢藝薪以增損適宜朝歛衾枕暮設褥席必
以其手不委僕隸終安岳公之世如一日焉其持憂
服也常居几筵傍一小室寒不處溫暑不處涼疾病
不脫經帶事伯叔氏如嚴父房闈間出入必起立雖
病時亦然同居數十年物無私儲有得必共後奉叔
氏往丹陽衙叔氏偶得疾公窮執藥餌至誠扶護叔

氏竟不起公盡禮治終事哭泣過度邑人莫不感歎
其友愛公天資溫厚外和內確篤於行誼不喜浮薄
嘗曰人而事親不能孝事長不能恭與朋友不能信
見貧窮不能恤雖文華富饒奚爲哉其在慶山也公
庶族姪最所信愛者爲公言曰邑雖殘甚居之三四
歲顧無一物爲私計使晚得一子無以爲活耶願少
留意公笑曰吾家世清白以此遺之可矣何用營生
爲哉公少喜韓昌黎文手自抄寫爲二卷朝夕披閱
又善爲詩嘗夜步松壇有吟曰金藤花落月紛紛人
誦之以爲警句公仁厚善人而福不侔德半世坎壈

竟又不保其一子天理可疑焉今幸嗣孫能守其家
種學績文成就可期天意其在斯歟公之淑人吾仲
姑也公入吾門甚爲吾祖父母所愛吾父與公相視
如親兄弟焉公於胤源自幼時撫頂而憐之及余初
解作小詩頗爲指導其格法公館于吾家旣久胤源
得以周旋起居於一室之內覲公之德最熟今履祜
以公女婿沈公所述遺事一通示胤源請爲狀胤源
義不敢辭追念疇昔爲之愴然而謹撰次如右云

贈司憲府執義金公行狀

今 上十二年戊申九月判書尹公塾 筵白故縣

命金公事曰金某昔爲 先世子宮僚盡臣分如疾
風勁草 上聞而賢之其明年冢宰金公鍾秀請施
褒贈之典 上曰可特 贈司憲府執義因 命錄
其後遠近聞者莫不聳動噫公之所樹立卓卓乎難
矣不顧一身之禍福惟知有 國家守忠秉義毅然
不撓斯可以見歲寒之志而人無有敢言之者久而
幾乎泯沒至是始大顯于世榮及泉壤茲豈非屈伸
有數而然歟公之孫有根錄公遺事一通來示胤源
屬爲狀胤源嘗從公遊久知公最深義安可辭遂爲
之狀公諱履坤字厚哉號鳳麓安東之金以麗太師

宣平爲始祖歷十數世不絕冠冕右議政文忠公諱
尙容丁丑虜亂殉節于江都吏曹參判諱光炫嘗以
副提學諫 元宗追崇事竄三水於公爲六世五世
也高祖諱壽民縣監 贈吏曹參判以孝 旌閭曾
祖諱盛達郡守祖諱時澤縣令考諱明行參奉公以
參奉公族弟 贈吏曹參議諱純行之子出爲參奉
公之後參議公與參奉公俱有學行見重士友妣令
人全義李氏 贈吏曹參判諱行徵之女生母 贈
淑夫人咸從魚氏 贈領議政諱史衡之女公以
肅宗壬辰十二月九日生聰明異凡兒三淵先生撫

其頂曰長必爲華國手早受生祖茅洲公教訓漸就
規繩從族祖檜巢公信謙學檜巢公器重之公少孤
多疾病不屑爲功令而好讀書治詩文以古人事業
自勵焉公事李令人至孝母子相愛見者不知不出
於其腹李令人年老患風疾公左右扶將晝宵靡懈
丙寅丁憂哀毀幾滅性先是縣令公卒于嶺外官舍
權葬于珍山參奉公痛父母千里各葬謀合窆不及
成得疾于 陵齋出居隣寺以歿臨終謂從學人曰
平生至恨無以釋矣旣復猶不瞑公嘗懷至慟思追
成先志勞心竭力者累年卜得一山於洪州遷祖考

祖妣墓合葬次遷考墓以前後兩妣合葬家無尺寸之資而一時克襄五葬此實公誠孝所致也公爲文章簡潔有典則駸駸乎韓歐二家其於詩必以盛唐爲主遇境抒寫天真溢發與季弟蠡齋公迭爲唱酬相磨礱淬勵詩益工江漢黃公景源見而稱之曰其近體篇完而氣俊始於唐而成於宋其古詩歌行近而若遠深而若淺旁搜側出神行其間不可涯涘絕調也當求之中國非東方所有也公自布衣時志在經濟以利安生靈爲務自以家世忠貞身在草茅愛君不忘每憂時慷慨獻欵至於泣下其心以爲使我

致身 朝廷明辛壬忠逆之分攻時俗調停之說補袞闕彈權幸雖碎首 天陛之下不悔也天姿奇偉磊落尚氣節善議論每飲酒微醺欣然輒論古今文章高下天下事利害得失人物賢不肖窮日夜不止賓朋滿座皆仰其口而已傲睨俗流若無足當其意者與人語間以詼諧見人有不正雖貴勢峻斥不少忌以是頗見愠於世然識者快之與族祖副提學公時榮心期相合言無不盡語及時事必感憤激昂屢應舉老猶不止或問日子盍休乎公曰吾豈爲一第者哉吾欲行吾所欲爲而已竟落拓不第 英宗辛

已除繕工監假監役不就壬午四月除 世子翊衛
司侍直閏五月 國事罔極臣民震動公適在家聞
事急蒼黃馳赴 宮闈已嚴公奮身排入叩地痛哭
十指皆血時逾臣麟漢在傍曰何獨乃爾公不答隨
世子後進伏終不肯離去 上問爲誰 命竄黑山
島旋寢九日乃罷還公嘗以其時事有非臣子所忍
言遂絕口不言家人亦莫得知也尹公塾以同時立
節之人目見其事嘗嘖嘖稱歎云丙戌除童蒙教官
丁亥遭魚夫人喪已丑闋心制庚寅又除童蒙教官
辛卯除 王孫教傅癸巳陞掌樂院主簿甲午遷平

市署令九月拜新溪縣令十一月二十八日忽以疾
卒于任所春秋六十三乙未二月葬于楊州道踰峴
里先壟下坤坐之原有文集二卷刊行于世公身不
踰中人而方面豐頤眼彩射人神思精通見識絕倫
其孝根於天性魚夫人享年八十公亦白首每往省
自外門先呼母氏若嬰兒然魚夫人疾革公裂指進
血及喪致哀孺慕終身不衰恪於奉先將祭戒婢僕
具饌必潔時物不薦於廟不先入口平居不事家人
產業破屋頽垣清坐其間妻子飢餓而不之憂也家
貧無燈燭每秋夜誦書與草蟲韻折往復公自以爲

奇公既博洽羣書晚又專心於經義罕出詞章有收歛就實之意讀中庸一千遍見族父密庵公砥行論人物性同異與本庵金公鍾厚講尚書疑義往復辨難凡有所思輒書之爲雜識剔奧旨發妙諦往往有諸儒所不及又作爲漫錄論璿璣玉衡論堯曆及回曆論江湖水道之變論律呂新書論天地之度數日月之遲速蓋多自得云公與僉樞金公相肅承旨閔公百順相友善金公澹泊閔公恬雅皆莫逆於心閔公在里中朝暮合席所講論最多公取而資益閔公卒公甚悲之公卒公外孫每夜夢見公與閔公相

對古亭如平昔焉公嘗過啓能江居指而語從孫曰彼凶人也必不得令終汝其識之又嘗論翔雲翼雲兄弟曰雖有文才爲人不吉翔雲必不保其首領未久言果中人服其先見之明公本豪傑非常之士屈首蔭途未展其抱負晚始得小縣而不能行三月之政以少試其才迺遭困躓鬱鬱而終可謂窮矣然生而榮不如死而留名公於文章節義兼而有之兩皆足以不朽矣意者天之所以與公實在斯歟配淑人延日鄭氏圃隱先生諱夢周之後縣監錫之女端莊和順治家勤而敏公嘗稱內政之善後公二十五年

卒祔葬于公墓左有三女無子以公遺命取從子集
淳爲嗣女長適縣監趙鎮寧次適正字宋養鼎次適
士人趙榮述集淳一子有根三女長適李義瑞次適
任喆常次適李載弘趙鎮寧三子哲永哲永吉永一
女適沈魯巖宋養鼎繼子一徽一女適金在良趙榮
述繼子德達內外曾孫幼未盡錄吾先人與公有戚
分同里居相得歡甚余蓋自幼時見公及冠拜公於
三池閣旣而結朱陳之好情契益篤仍往來質所爲
詩文頗辱公稱獎今述公之狀竊不勝疇昔之感而
余方老且病矣神荒筆鈍不足以闡揚德懿之萬一
是又可懼也已

墓誌銘

曾祖考牧使府君墓誌

曾祖考牧使公諱泰遠字景久號悔窩又號松潭吾
朴籍潘南麗季名儒右文館直提學追諡文正公諱
尙衷我 朝勲臣錦川府院君左議政平度公諱嘗
之後五世祖諱紹舍人道學爲已卯諸賢所推重號
治川先生 贈領議政諡文康公高祖諱應川以德
望爲 王子師傅卒官監正 贈左贊成曾祖諱東
民有學行薦授參奉不就 贈戶曹參判祖諱煥同

知中樞府事號鶴臯考諱世城歷內翰官至左副承
旨 贈吏曹參判妣貞夫人礪山宋氏京畿監司時
吉之女公以 顯廟二年庚子七月十八日生容貌
白皙自幼穎悟端方歸溪金公佐明見而器重之年
十一 顯廟爲公主擇婿公入揀擇 上試以言語
應對直而當理 上奇之問曰汝方讀何書曰童蒙
先習 命誦誦甚善 上笑而賜賞因定婚辛亥承
旨公卒 上欲待終三年成禮大臣難之竟寢公旣
早孤能自刻礪爲學文詞日進及長出遊場屋屢得
雋聲譽藹蔚已巳中進士時 仁顯王后遜位公與

太學諸生上疏力諫戊寅除 徽陵參奉設隱溝通
水道勞陞移禁府都事時有宋晟等科獄公考試券
立得其違端諸堂將啓罷易書法公爭之曰罷此法
則必多後弊諸堂稱其有長慮而從之庚辰陞六爲
宗簿主簿兼校正郎廳監譜役尋遷刑曹佐郎換移
司僕主簿譜役訖所餘米布悉還戶曹廳隸以粧潢
餘緞來納訶而却之又以勞陞敘遷禁都冬拜富平
縣監富本府使雖降號初除守宰者鮮得之而歸于
公蓋選也富民俗悍境中有吾亭一面地最廣官令
不行公至則割而二之曰上吾亭下吾亭自是令行

民便壬午爲土豪所謀陷呈遞是歲遭申淑人喪占
一山於富之府內山本無主將葬山下居人閔震標
素狂悖欲其山爭之至自縊死欲因而危公其子謂
公手殺誣告於臺諫臺諫啓論公就理幾陷不測按
終無實事遂已臺諫亦悔謝甲申春拜戶曹佐郎旋
遞拜翊衛司衛率己丑拜咸昌縣監聽斷核而公民
稱神明居六載邑大治修館廨改倉庫立德通店舍
以便行旅又造備軍器甚多 朝家將施超賞公馳
書兵相而止之甲午陞高城郡守會歲飢多流亡公
捐廩賑貸勞來不怠流氓氓還集津夫自現數月之間

戶口倍增忽有正言金相尹以搜括漏船等語論罷
先是相尹爲其子求婚於公不許憾而中之衆議莫
不駭異尋出代左相金公昌集曰駁遞善治之人代
以無名稱者其可乎相尹聞而愧服代者亦不敢赴
高民相率而來呈備局訟誣公禁逐之仍不樂在京
棲遑郊外丙申秋吏判李公晚成首擬公黃州牧使
言曰向者金相尹之挾私憾劾此人舉世駭憤吾之
此擬實爲某雪恥公居黃四載屢經支勅善區畫不
少擾民客使過如不入境增築正方城庫四十餘間
扁以金湯府除露積守直之苦政旣成作一亭於竹

樓北以公事暇吟嘯其間亭名太古蓋傷衰俗之澆
漓而欲反之淳厚也已亥秋大水村民壓沒者以百
數公造布衾紙簞如死數親往斂埋又作文祭之以
慰諸魂後呈病遞將歸記付餘錢至四千餘兩公悉
以補民役民頌惠無窮立碑思之辛丑拜陝川郡守
前官擅用 國穀虛簿狼藉公報使善處諸宿弊悉
皆釐正明年夏棄歸旣發民遮道還入官而因寢疾
竟於是年七月十一日卒于任所壽六十三反葬于
揚州祝石嶺向巽之原與申淑人同兆公孝友根天
自慟早失怙恃生日欲食素家人不敢以酒饌進甫

勝冠取申淑人繡裳寶佩鬻之備承旨公墓石又遺
宗子以百緡錢助爲墓道役每在官送祭物宗家必
獻賢而亦不豐於昵事仲兄都正公如父與叔兄庶
尹公左右湛樂見貧族常解衣推食婚喪過時必助
以成禮姿稟清秀志操貞介發慮詳而敏處事謹而
密自少勤於爲學非疾病則未嘗終日悠泛兀然端
坐手不釋卷所抄錄著述積成軸帙雖方從劇仕簿
書旁午而亦不廢工課見者以爲其文可及其勤不
可及爲詩文瞻敏雅麗有遺稿若干卷藏于家所交
遊多一時名勝如相國趙公泰采海昌尉吳公泰周

近齋集 卷三十一
相國徐公宗泰大提學金公樾最相善廉儉自律仕宦二十餘年服御器用蕭然如寒士嘗曰白首蔭路升沉得喪要皆辱而非榮恨不能歸農田里間每視官爵爲外物有官則仕無官則止要存古人爲貧之義而已間嘗罷散久而一不言復職事閔文忠公鎮遠以爲此人可進用以正躁競之習其爲邑仁威并行自黃歸州人士有送之以詩曰爲政清如水宣威凜若霜又曰生未含珠酬厚意死當結草答深恩可見德政之服民心也嗚呼公文學才猷早負聲望將以致用於世而不幸跡屈公車終未展布素蘊只小

試于州郡知公者無不惜之配申淑人系出平山高麗壯節公崇謙之後曾祖知敦寧勲封東城君諱景禋祖諱垓都正 贈領議政以領議政忠翼公景禎子出後東城考諱汝哲成川府使 贈左承旨妣陽川許氏參判啓女淑人性端莊貞淑八歲丁許夫人憂哀毀如成人季父大司馬公甚愛之及歸奉夫家輪祭務盡誠慤躬紡績夜以繼晝未嘗向人言貧御下寬而有法閨政肅然雖乳兒嚴不敢嬉戲於前季父久握兵柄或有以錦段寶貝來囑者則嚴辭斥却中歲隨夫子在富平縣愈益謹飭不索官物曰吾豈

通雅集 卷三十一
累夫子清操哉淑人生於己亥五月十二日卒於壬午四月十八日初葬于富平以山變遷葬坡州庚寅又遷葬于楊之祝石嶺至壬寅合窆卽公墓左也舉二男八女男長弼履通德郎次早天女奉事李秀茂奉事李聖興士人柳承緒李顯允慎無疆縣令尹東濂進士權擣次早天側出一男一女男弼豐女申晁通德公一男三女男師錫判官卽我先考女牧使李匡會庶尹金貞謙士人李顯坤判官二男一女男長卽胤源次準源縣監女縣監金在淳胤源一男宗興準源四男三女男宗輔主簿宗慶二幼女申光誨李

堯憲武科郡守季卽 綏嬪今 上命選入宮外孫多不能錄嗚呼公之墓葬已六十餘年幽誌之埋尙闕焉蓋以待立言之賢者而顧今世宿德長老已盡無可屬筆胤源竊觀先輩與近世諸公多有自述父祖墓道之例只敘其事行履歷而不爲銘銘者贊頌之辭非子孫所宜私也故已焉於是輒敢效其例而爲之誌以納壤中云

祖考通德郎府君墓誌

先祖考通德公潛德韜光終老不仕嘗結廬仁王山下栽花種樹以自娛每良辰佳節曳杖逍遙烏巾

白髮交映於蒼松翠竹之間人望之如神仙性恬淡
無所營爲尤不事產業既老矣敝褐蔬食人所不堪
而處之常晏如人勸之仕則笑而答曰富貴其可求
乎求而得之不如我白鬚童子聞者斂容嗚呼公夙
蘊才器窮而未施然其介潔自守不求人知實無愧
於古之獨善其身者君子謂其高風必有聞於後世
云公諱弼履字禮卿吾朴東方大姓系出潘南潘南
先生文正公諱尙衷官右文館直提學以道德節義
顯於麗季入我朝有諱峇左議政錦川府院君諡
平度勲業著在國乘五傳至諱紹舍人贈領議

政諡文康號冶川道學爲已卯諸賢所推重公之六
世祖也曾祖諱煥同知中樞府事號鶴臯祖諱世城
左副承旨贈吏曹參判考諱泰遠黃州牧使妣淑
人平山申氏知敦寧府事東城君景禔之曾孫成川
府使贈左承旨汝哲之女公以肅廟十二年乙
丑二月十八日生而貌豐儀粹人比之祥麟瑞鳳
年八歲讀會史至管仲病齊桓公問誰可相者皇考
牧使公試問開方易牙豎刁三人誰爲最惡公對曰
開方背其親爲上惡殺子者次之自宮又其次也牧
使公大奇之稍長聰達異凡爲詩文甚有理致閱大

司成鎮遠金大提學榘咸見而獎許筆藝尤精迨近古儕流多推之公少時薄遊場屋蓋爲親屈而非其志也癸未丁申淑人憂壬寅丁牧使公憂過毀成疾自是絕意榮塗遂廢舉杜門養痾不與人過從雖親戚故舊及至貴顯絕不跡其門凡有來見者一以病爲辭不謝時趙豐原顯命秉西銓聞公端雅守靜擬四山監役人稱公道其後趙欲復擬而未久去銓職不果云公孝友根天旣孤露事仲季父如父愛八姊無間有庶弟嘗抱臥於一衾之中人謂是古姜肱之行也遇親忌雖病必沐浴雖老必食素三日每具饌

必令婢僕澡潔祭炬燭必自家造用曰乞帖則世人多皺眉而應之安用此物於享祀哉其嚴於祭儀而執守不苟如此壬申五月二十二日考終于正寢春秋六十八以是年七月十五日葬于楊州祝石嶺先兆側負壬之原配全義李氏郡守萬始之女後公五年卒祔焉舉一男三女男師錫判官卽我先考女牧使李匡會庶尹金貞謙士人李顯坤先考二男一女男長卽胤源次準源縣監女縣監金在淳牧使一男一女男端亨女進士洪挺漢庶尹一男二女男在行女進士沈師存參奉李英祖士人繼子復中胤源一

男宗輿準源四男三女男宗輔主簿宗慶二幼女申
光誨李堯憲武科郡守季卽 綏嬪今 上命選人
宮金在淳一女坳公天資敦龐溫恭謙遜其接遇人
不飾邊幅未嘗爾汝人亦莫能狎侮之嘗屢隨皇考
之外邑靜居謹飭凡官物雖勺酒寸楮之微未或擅
用吏屬畏服傍居者亦憚焉皇考之喪在陝川任所
嶺表千里無一親黨助其含斂而公獨自盡禮無所
有悔且官簿之未及收殺者修正一如皇考遺意不
以哀遑而或有疎漏其周詳謹密如此嗚呼先君嘗
錄其事行爲狀將以待立言者爲誌碣而未有遇也

旣又謂胤源曰如使世無卓然可以不朽人者無寧
子孫自作之胤源竊觀當世亦豈無德與文備者而
非與吾家有雅則難爲請請亦未必得也於是敢思
先君之意而爲公誌如此云

祖妣恭人全義李氏墓誌

胤源嘗逮事祖考妣竊觀祖妣治內有法甚爲祖考
所宜雖幼駮尙能畧記及旣省事見家道成而上下
安然後益知吾祖妣之德之盛風之厚非近世婦人
所能及也蓋其慈而且嚴公而有量不較人之小過
不聽人之訐言接待撫御咸得其方故宗族雍睦子

女和樂婢僕畏愛而梱以內肅如也非其德盛風厚而能如是乎時惟我祖考杜門守靜布衣以老家無甌石之資而祖妣處之怡然人有憂之者則祖妣曰家翁享清福子姓無天闕視世之乾沒於得喪欣憾者遠矣吾自樂此耳其安於貧約而不慕富貴如此蓋祖妣平日淹貫書史見識甚高深明乎乘除與奪之理故不欲以此而易彼也茲尤豈非婦人之所難乎君子稱之其必曰女士矣祖妣恭人姓李氏籍全義麗太師棹之後清江先生文科北兵使諱濟臣之五世孫高祖諱命俊兵曹參判號潛窩曾祖諱碩根

副司勇祖諱行教通德郎以郡守公善基之子出爲司勇公後考諱萬始益山郡守妣清州韓氏學生諱如川之女持平必明之孫祖妣以 肅廟十一年甲子九月八日生姿稟淑靜儀貌豐端自幼寡言笑絕情容考郡守公無子惟一女甚愛之且奇其賢曰汝生何不爲男子子也未笄善女工敏達事理年十七歸于我祖考祖考諱弼履通德郎吾朴系出潘南祖諱世城左副承旨 贈吏曹參判考諱泰遠黃州牧使祖妣旣歸執婦道敬順無違則甫數歲姑申淑人歿幼姑滿前家計蕭然祖妣竭力拮据以養舅祭姑

撫育羣女妹使不凍餒至于婚嫁舅牧使公喜曰是婦也能使我忘其鰥窮牧使公性簡潔少許可祖妣周旋左右執事代勞無不如其意牧使公每比之如癢得搔牧使公及郡守公屢典州郡而自受賜外言不及貧惟恐舅父之或知躬蠶績以贍其不給戊戌郡守公卒壬寅牧使公卒喪皆在遠邑祖妣茹至恨哀慟沒身辛亥赴母韓孺人喪于海美縣田舍時值大癘道路莫通諸議頗難之祖妣顧謂人曰吾家血屬惟我在耳誰忍尼此行乎涕隨言下哀動傍人後遇父母忌或聞親家有故不行祭則必設饌望而哭

之蓋用侯夫人故事也其孝誠篤至如此於內外親族必候問以時或闕焉則至不安於寢人或嫌其過於先施則輒呵之曰何責人之厚而待我之薄乎嘗曰貧富末也議子女婚必取寒素有勢宗因人以要則辭焉平居常以小學所載馬伏波之訓誦而戒子曰吾女子而尚畏口舌汝男子其可忽諸又曰讀書士夫基本汝毋敢怠吾不願不學而幸占科第也壬申遇祖考喪哭曰吾年迫七旬願卽隨化而但爲一弱子未耳每見吾父在傍必改憾容後吾父得筮仕以祿爲養則祖妣謂曰恨不及汝父時吾誠不樂乎

獨享矣丙子六月二十一日忽寢疾而終春秋七十
三遂以其八月二十四日祔葬于楊州祝石嶺負壬
之原祖考通德公墓左為同壙異室也舉一男三女
男師錫判官即我先考女牧使李匡會庶尹金貞謙
士人李顯坤先考二男一女男長即胤源次準源縣
監女縣監金在淳牧使一男一女男端亨監役女進
士洪挺漢庶尹一男二女男在行女進士沈師存參
奉李英祖士人不育繼子復中胤源一男宗輿準源
四男三女宗輔主簿宗慶二幼女申光誨李堯憲武
科郡守季即 綏嬪今 上命選入宮嗚呼祖妣性

聰明強記於聖賢言行歷代治亂 國朝故實及氏
族之譜派支流靡不通曉然含章自匿不與外事知
者以為難胤源幼侍祖妣側朝夕承訓蓋未及入學
而先聞古史大畧稍長祖妣嘗指胤源而語于先考
曰此兒外疎內明將來庶有成矣胤源不肖蔑裂無
所成以負祖妣之知惟以拙辭誌祖妣墓為示後之
圖悲夫

弟婦孺人原州元氏墓誌銘 并序

吾弟平叔喪其配元孺人既葬即為狀請余曰伯氏
其誌之余何忍辭余何忍辭始孺人之入吾門也余

見其與吾妻居坐不耦執介婦之禮芼蘋藻調滫瀡助吾妻爲之而未或少懈余固心知其賢及吾弟析居財甚窘而視其家有警甌菹甕供君子飯必具肉味余又知其有幹辦之能余所知孺人者如此今見平叔之狀益詳焉孺人性堅靜兒時隨伯父蒼霞公至江都任所巨鯨負舟舟中諸婦女皆驚怖獨無懼色長益沉重安詳喜怒不遽嘗昏暮如廁見鬼頭不
少動深惡巫卜俗忌斥絕妖婆之往來于家者性又聰穎識解超悟甚爲平叔所敬重嘗欲買一寶鏡直四千錢平叔誦小學馮外郎妻事以諷之言下卽還

其鏡無係戀意嗚呼是皆可書者也誌之焉可已乎孺人通書史善真楷然亦韜而不見顧專於女工精巧疾速往往若神造終日寂然處屏內而梱事井井自理御婢僕以道使頑悍者畏其威感其恩平叔懷才器不得志中歲益困孺人遂同歸于黃驪江上就其父祖之舊宅以居課農圃力蠶績使平叔不憂飢寒而身甘糟糠敝裳不厭且語平叔曰富貴而取禍不如貧賤而安身平叔益敬重之居五年而孺人以勞疾卒方疾革少無怙化色平叔試以悲語孺人曰命也無一語病浮脹身大不能衣小衣衣其長男衣

心自不安及子婦製壽衣呼曰姑舍壽衣急先製大
衣來製進遂易之而死是有得於正終之義也嗚呼
其賢矣余聞孺人考遺安堂公有貞操潔行見稱士
友孺人二歲孤雖不及受嚴訓其所修之自能合則
如彼茲豈非鍾毓之美同於孺染者耶孺人系出原
州原平府院君左議政諱斗杓五世孫高祖諱萬里
平安道觀察使曾祖諱夢麟興平尉祖諱命龜牧使
贈領議政遺安公諱景游通德郎母海平尹氏通德
郎諱衡東女領議政斗壽之後平叔名準源吾朴潘
南大姓左議政平度公諱崑後高祖諱世城左副承

旨 贈吏曹參判曾祖諱泰遠黃州牧使祖諱弼履
通德郎先君諱師錫公州牧判官孺人生於 英廟
庚申八月一日卒於今 上癸卯八月二十九日是
年十一月九日葬于驪治南亢金坪巽坐新卜之原
六男五女男宗輔宗慶餘幼二天女申光誨李堯憲
一幼二天宗輔一女幼嗚呼吾祖妣李恭人嘗稱孺
人曰是婦容德俱備必大享福祿祖妣女士有鑑識
其言宜若不爽而今孺人生不得封誥壽不及中身
何哉然有丈夫子四人在意者天將昌大其後於無
窮也歟福祿之徵其在斯矣余於是敢述祖妣之言

近齋集 卷三十一
載而爲銘銘曰

王姑有言福人哉婦四斯熊羆將顯厥母存雖不食
歿也有受先鑑孔炳必驗諸後

誌文旣成後四年丙午吾弟準源中生員今爲報
恩縣監孺人從夫職以宜人稱宜人考通德公用
繼子義孫推恩 贈吏曹參判母尹氏封爲貞夫
人長男宗輔今司饗院主簿旣仕又中生員次女
婿李堯憲武科爲順川郡守季女丁未被選爲
綏嬪宗輔一男一女皆幼噫宜人歿後有夫之官
祿以爲祭祀子仕女貴以榮家門宜人令德之受

報自此其可徵矣夫

亡妹金氏婦墓誌銘 并序

吾妹淑人朴氏今尙州牧金君在淳仲寬之前配吾
先君子公州牧判官府君諱師錫之女也先妣俞淑
人有鳳鳥之夢而妹降焉生而端惠清明父母甚愛
之自幼孝順事父母無咈處兄弟無怒年六七歲其
仁已及於物見雀雛墮屋簷下失母而啼終日悲泣
嘗步園林間誤觸花花根拔出旣而自悔復培土而
安之每得梨栗之屬其大者輒推與兄弟曰女兒當
然先君子以其一女且賢擇婿甚謹一日與仲寬諸

近齋集 卷三十一
父兄遊見仲寬奇其美質遂以妹歸之妹年十五時
舅姑先已歿妹以爲大憾事會王姑王姑繼姑虔恭
有誠金氏族大尊敵以下且數十人妹處其間一以
和順夫黨咸愛悅之以故吾家與金氏隣居蓋累年
終始不聞疵毀之言仲寬常自悲其孤露妹亦相對
嗚咽燕私之談惟勸仲寬勤學飭行立名而已吾家
素貧妹歸時卽無一婢率去者而妹能身自勤勞以
供夫服未嘗一日捨針絲而自嬉妹爲人謹拙寡欲
聲靜氣柔與人語惟恐傷之亦明善惡之分深斥非
義視之若浼焉雅尚儉素赴里中婚會衣故衣與衣

錦繡者立而不以爲恥曰此貧富不同也夫仲父鳳
麓公嘗稱之曰是婦也貞介有守妹旣隣嫁歸寧率
以旬月至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而吾則無遠父
母兄弟是可樂也忽得疾沉淹半歲先妣救視妹輒
嗟吁忍痛曰吾何貽此憂也辛巳夏先妣卒妹號擗
如不欲生其疾益就竟以壬午六月五日死卽先妣
祥後二月也年二十七嗚呼哀哉是年八月某日葬
于楊州平丘驛某向之原舉一子一女皆不育後某
年某月某日遷葬于廣州某里某向之原吾朴系出
潘南左議政平度公諱嘗之後司諫 贈領議政文

康公冶川先生諱紹於妹爲八世祖也高祖諱世城
文科左副承旨 贈吏曹參判曾祖諱泰遠黃州牧
使祖考諱弼履通德郎先妣杞溪俞氏 贈吏曹參
判諱受基之女也仲寬安東人右議政仙源文忠公
諱尙容七世孫繕工監副正 贈司僕寺正諱時保
曾孫縣監 贈吏曹參議諱純行孫 贈吏曹參判
諱履晉第三子始胤源哭妹述其行狀示仲寬仲寬
曰子盍因而誌之余辭而使請于鳳麓公誌未及成
而鳳麓公卒自是余欲自作而顧疾病未遑也今歲
丙辰秋妹周甲適回時仲寬方典大州而妹則不與

偕享其祿余益思妹而悲仍念其埋于土三十餘年
墓尙無誌於是懼妹之懿行遂泯沒無傳乃撮其前
所爲狀泣涕爲誌且以銘之銘曰

旣仁且純先妣是肖克恭而儉先考之教歸于名門
載播厥馨胡不受祉無兒無齡氣清數局古人所悲
其兄作銘言非或私

子婦孺人韓山李氏墓誌銘

并序

吾子宗輿妻孺人李氏年二十一不育而死將死謂
其夫曰吾入君之門四年受尊舅深愛不能卒養以
報恩德而死是吾恨也願繼我爲君室者重厚多福

克昌夫家也嗚呼其言之悲而其心之仁可知已舅
哀之甚垂涕爲文以誌其墓李氏系出韓山高麗侍
中牧隱文靖公穡之後高祖諱東稷文科監司 贈
吏曹判書曾祖諱秀儁郡守 贈吏曹參判祖諱思
禮通德郎父士人奎復以郡守思勗之子出爲通德
公後持平光稷判書弘淵卽孺人之父本生曾高祖
也妣杞溪俞氏通德郎彥集女正言命咸曾孫孺人
以 英宗大王四十三年丙戌十月十四日生自幼
無癡獸意早喪母養于金姑母金姑母時加華鮮粧
服以習容止孺人勉從之而非其好也父有風痺疾

累歲沉淹孺人方未笄已能扶護如成人晝雨夜雪
獨擁藥爐不使婢僕代勞父病劇口不能言其痛處
孺人輒皆心喻卽用手按摩以鎮其痛父往往昏塞
則孺人泣而禱天請以身代父疾竟良已父曰是女
也能使我續命其孝感神明矣及歸吾子宗輿姑已
先歿其入門之初卽主內政年甫十八幹治甚熟人
稱其才敏供祭祀滌器具羞必精而潔事其舅虔恭
有誠羹必親調衣必親縫舅曰是婦也能使我忘鰥
窮賢矣哉舅家甚貧孺人菜粥不充而常晏如也與
其夫相對必飭衣正容視下言徐孺人資稟柔靜端

潔又有高識夫方讀書於內孺人在傍欣然聽之夫以管寧華歆揮金事問曰二人清高實同而論者何以識其優劣孺人曰管則無心而棄之華則有意而不取自然與務外之分也其慧悟如此嘗自言術人論吾命不夭則必寡吾甚憂之苟其不能偕老也寧使吾年短而夫子壽竟得疾以丙午二月三十日不起臨死無怛化意是年五月某日葬于楊州祝石嶺先塋側庚坐原吾朴籍潘南左議政平度公嘗之後宗輿父胤源繕工監假監役不仕祖諱師錫公州牧判官曾祖諱弼履通德郎高祖諱泰遠黃州牧使五

世祖諱世城文科左副承旨 贈吏曹參判嗚呼孺人孝於父爲賢女忠於舅爲賢婦敬於夫爲賢妻惜乎其不能有子女而爲賢母以終令譽也銘曰
亟稱厥孝其父之言式表厥懿其舅之文父兮舅兮皆非或私凡內外族同口譽之爾齡之短爾名則長抔土其封耕犁無傷

近齋集卷之三十

